

从浙江西湖美术馆到浙江美术馆

■ 鲍复兴

1991年在浙江省文联、文化厅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政府批准了建设省级大型美术馆的立项,美术馆定名为“浙江西湖美术馆”,并请沙孟海先生题写了馆名。由当时的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肖峰领衔,负责筹建工作,并从省美协等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了筹建处。浙江西湖美术馆筹建工作由省文联主管,建设经费由省财政列支一部分。

1995年浙江省博物馆代表省政府,接收了旅法爱国华侨、著名画家吕霞光捐赠的油画、艺术品等的珍贵文物,但省博展厅面积有限,为了解决这些捐赠珍品的陈列展览,要求新建造一美术馆。1997年省计委批准了立项建设,省文化厅决定将“浙江西湖美术馆”这一名称移用于此美术馆,建设用地即是孤山路浙博办公室前的空地,建成后由浙江博物馆管理。美术馆由省博负责筹建,成立了筹建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主任。

经过前期的设计、施工单位招标确定等工作,1998年11月27日举行浙江西湖美术馆奠基仪式,1999年1月开工建设,至11月26日浙江博物馆建馆70周年庆典时,美术馆落成开放。由于浙江西湖美术馆建设时受地块限制,无法满足举办大型国展的要求。因此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美术馆,始终是浙江省美术界和文化主

管部门的一个夙愿。

浙江省文化厅原厅长张曦,那时已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对大型美术馆的建设仍然十分关心。2000年秋,张曦秘书长来浙江西湖美术馆出席一个展览开幕式后,站在一楼展厅东面落地玻璃窗边的台阶上,把我叫过去,询问东面那块土地的情况。我说一部分是破旧不堪的原“白苏二公祠”旧房子(曾作过国立艺专宿舍),另一部分是西湖水上派出所和岳庙管理处的办公用房。我又陪他去实地踏勘了一下,他觉得这块地方不小,可以作西湖美术馆扩建,建设大型美术馆用地。

省文化厅领导知道了张曦秘书长的想法后,十分积极地行动起来,由厅计财处、基建办和省博物馆,组织人员一起进行了土地情况摸底调查,建设规模筹划等前期准备,我也参与了具体的工作。

柴松岳省长对西湖美术馆东扩项目十分重视,当年11月20日下午亲自来浙江西湖美术馆现场办公,研究听取省有关部门和杭州市府、市有关部门意见。鲁松庭副省长、蒋泰维副秘书长、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文化厅、省文物局领导,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副市长杨戌标及规划、土管、园林、公安等部门领导出席。大家在一起察看现场后,听取了文化

厅厅长沈才土汇报,并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决定:以不同地点多做几个建设方案,与西湖美术馆东扩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确定新建美术馆的地点。

张曦秘书长在2002年初写信给省委、省府领导,要求尽快批准建造大型省美术馆。2002年3月,省领导信上作了批示,同意立项建设大型的省级美术馆——浙江美术馆。

浙江美术馆建设工程,作为省“五大百亿”工程中的文化建设重点工程,省文化厅负责组建筹建班子,由康熙民任浙江美术馆筹建办主任、胡小罕任常务副主任。那时我已从省博物馆副馆长岗位退居二线,担任调研员,文化厅领导要我也参加浙江美术馆筹建工作,担任筹建办副主任。

经过近一年的前期建设准备及设计方案三轮评审,2004年春节前夕的1月5日,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及筹建办负责人将最后入围的浙江美术馆三个设计方案的图纸和模型,呈请省委常委会审看确定。5月15日,浙江美术馆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宣布奠基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自此,一个充分体现中国民族建筑风格和浓郁时代气息的大型美术馆,在南山路万松岭下正式开工建设。

浙江美术馆土建工程于2007年10月完工,又经过2年不到紧张的室内装修、设备安装及环境美化绿化等,于2009年8月9日正式开馆。浙江美术馆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共有14个展厅(其中5个为恒温恒湿的展厅),是国内展陈条件最好的重点美术馆之一,它的钢结构坡屋顶馆舍成了西湖边独一无二的新地标。浙江美术界终于圆了期盼了近20年的梦。从最早1991年立项的浙江西湖美术馆到2009年落成开馆的浙江美术馆,几经曲折,今天终于拥有了一个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展览条件一流的大型现代化美术馆,这是浙江文化艺术界和全体浙江人民之福。

我在2003年正式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在浙江美术馆筹建办一直工作到2005年4月。有幸参加浙江美术馆筹建工作,使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乐章,添上了华彩的音符——能为浙江美术馆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深感荣耀。

从2009年浙江美术馆开馆,至今年已走过了15个年头。这么多年来全馆上下努力,使浙江美术馆成为国内大型美术馆中的翘楚——国家重点美术馆。作为展示美术作品的艺术殿堂,收藏艺术珍品的宝库,浙江省美育教育的重要基地,浙江美术馆成就巨大,令人敬佩!我衷心祝愿它更上层楼,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场专注材料转化的造型艺术展示

■ 潘丰泉

是日清晨,沿着鹭江道演武大桥驱车行驶(中华儿女美术馆紧挨大桥),一行黑色大字引起我的注意:“国家艺术基金”赫然醒目的六个大字,此时驾车的激情和由几个大字引发的激情,即刻交汇一起,助力想象画展中的各种美好:让人为之一亮的作品,不会少,如形式新颖、内涵深刻,应该说此时此刻两种激情化为我观展的动力,“快马加鞭未下鞍”。

几百多幅作品挂满了上下两层楼,大小不等、横竖不限,手法应有尽有,不再简单以国画、油画或版画区分,边界看似模糊,其实指向清晰,窥探出画家尝试不同材料时的自由度,正因为每个画家作画中的一种痛快,也让每个看展人体验到一种痛快,以往画得过于净的作品,挂在这里会有些不适。

不过,诸如写意语言又融入新风尚的作品,倒是协调。当然,综合材料这一类这些年应运而生的新视觉尝试,备受关注。就如本次活动策展人,给出的定义名称那般:“寻言观象——中国材料表现研究绘画写生转化研究展”的主旨,作为材料在艺术进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漠视材料与画家审美心理和风格语言形成这些绕不开的话题,必将导致空间表达的有限性和急促性,缺乏个性主张,东西方艺术进程证明了这一点,老话重谈,看似必要。我注意到,几位中学生围着一件画在麻纸上的作



严梦阳 寻玉——穆天子与昆仑山
180×160cm 综合材料

品,饶有兴趣地指指点点。虽然,两只葫芦是以写意手段呈现,但枝枝蔓蔓是借助麻纸的条纹加以细心表达,带着手工制作的趣味,新奇而古怪,很适合在中学阶段的美育课程中推广。更有甚者,直接取泥土、沙石、稻草、麻布等一类完全与绘画工具搭不上边的材料,处于边缘外的材料,不入雅致的东西。但谁能料想到,当绘画进入到20世纪,“革故鼎新”的精神,如火如荼。原先不太以为然的材料,纷纷成为潮流中的急先锋,导致画者不这样去尝试,就难以诉说心中纷扰不已的想法,所谓的不独出心裁,成就另类视觉感,就不该大谈所谓的另辟蹊径的各种假设,什么高度或眼界的。

多元与多样,构成了当下艺术性学术性的亮点,否则单一的被嗤之以鼻,啥也不是。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雕塑手法之一——浮雕,也在这一场对绘画材料转化的研究中有模有样地出现,篇幅较大,且好几幅,有画者欲图在纸面上突出山的立体感,不过这立体感不再是熟知的方法。不是借助于明暗体积塑造达成的,而是大量采用浮雕手法尽现咄咄逼人的视觉感,仿佛昆仑山之雄伟壮丽就要从纸面上喷薄欲出似的,是动态式的,而非往昔那种静态式的平涂。冲破条条框框,不能因浮雕形式融入纸面这一手段,有所非议而缩手缩脚,在彰显视觉感上,该是十八般武器起作用,当毫不犹豫,“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部绘画史,有人说它在悄无声息中迎来新的、淘汰旧的。二十几年前,稍微异样的视觉展,还没等到开幕式,一些理论家们便煞有介事,一通对观念、前卫的洋洋洒洒诠释,像是不说点煽情动听的时尚话,观众会看的一头雾水。而这场画展,策展人几百字的“序”,不靠“观念”“前卫”这些点缀,更无需导引,观众照样在每一件作品前驻足观看,艺术的神秘不再。在推动美育进程上,只要人们多走进美术馆,近距离接触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包括看懂无奇不有的现当代艺术,将极大提升每个人的审美力,“观念、前卫”这些唬

人的字眼,或已成过去式。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当然,年轻人的艺术作派和喜出望外的作品风格,让六十年代一批画家,欲来点什么,多少望洋兴叹,年轻人一身的锐气和流淌在画里画外的鲜活气息,无疑是未来的希望。

联想到八、九十年代,多元多样探索渐成时尚,虽有些生硬,大抵是不满于老一套手法。而部分新符号和样式,刚出场却不被新生代看好,加上各种微词,包括老一辈这边,造成两边均不得好,可见被艺术潮流裹挟或勉强推着走,大有人在。使欲成多元多样的创作氛围,因时机尚未成熟,不时陷入尴尬境地,但当年的弄潮儿一脸信心,不在乎一时得失,而是享受每个过程带来的一份满足感。

从“寻言观象”这一活动,了解到多数参与者年龄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画家。一路科班出身的他们,正值出作品最佳时期,包括不少集创作实践与理论研修于一身的艺术学博士生,他们得益于师辈早年摸爬滚打创下的根基,积累的经验,而今一马平川,属于大显身手的人生阶段,更源于骨子里的艺术细胞,多维多样,不再唯写实矢的,摒弃单一。通过“寻言观象”中的诸多作品,观众找到了答案,即求变求新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意味着整体艺术生态的健康活泼,无疑也得益于开放自由的外部环境。